

叶兆言

不坏那么多，
只坏一点点



马文的战争
捕捉心跳
爱情规则
人类的起源

叶兆言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不坏那么多,只坏一点点/叶兆言著.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5
(叶兆言中篇小说)

ISBN 978-7-02-011130-5

I. ①不… II. ①叶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08411 号

特约策划 杜 晗
责任编辑 宋 强
封面插画 阮筠庭
封面设计 高静芳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印 制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字 数 250 千字
开 本 890×1240 毫米 1/32
印 张 11.25
版 次 2015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
印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978-7-02-011130-5
定 价 39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目 录

人类的起源.....	001
爱情规则.....	089
捕捉心跳.....	175
马文的战争.....	235
不坏那么多，只坏一点点.....	293

人类的起源

暴跳如雷的晋玉玲从床上竖起来，一把抢过枕头，往陶路头上抡过去。陶路双手抱头，想笑，还没笑出来，枕头已经抡到了他头上。他伸手抢那枕头，晋玉玲恶狠狠地举高了，又一次抡下来。

“都深更半夜了，你怎么了，我的姑奶奶？”

“你个不要脸的！”晋玉玲抡了几下，把枕头扔向远处，翻身下床。她是个很矮小的小美人，穿着一条已有些破的乡镇企业加工的棉毛三角裤，上身是一件又长又肥的大衬衫，她光着脚丫站在地上，用力去掀被子。

陶路有些恼怒地按住被子：“好好的，你又怎么了？”

“怎么了，你说我怎么了？”

晋玉玲用力拉，陶路猛地一使劲，把她拉跌在床上。他尴尬地笑着，息事宁人地想去搂她，晋玉玲挣脱开，继续要掀被子。两人僵持了好一会儿，陶路说：“你掀什么被子，我裤子都脱了。”

“你脱就是了，你光屁股的样子，我又不是没见过。不要脸的东西，除了会脱裤子，还能干什么有出息的事。”

“都深更半夜了，你睡不睡觉？”

“不睡，姑奶奶我今天不睡了。”晋玉玲说着，冷不防一用劲，将被子掀掉了。穿着那种款式极小的三角裤的陶路暴露在床上。

陶路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。

晋玉玲说：“你叹鸟的气。”

陶路的手在自己光溜溜的大腿上捋着，摇了摇头：“好了吧，我

是只能叹鸟的气，喂，你说，你究竟想干什么？”

“我让你把话说说清楚。”

“什么话说说清楚？”

“什么话，你自己心里有数。”

时间已是第二天上午九点钟，陶路和晋玉玲头靠头地正呼呼大睡。陶路上半身赤裸着露出来一大截，晋玉玲显然也没有穿衣服，她的一个手钩着陶路的脖子。睡梦中的陶路觉得脖子卡得难受，伸手拉了拉，没拉开，继续睡。

咚咚咚有人敲门。敲门的是陶路的同事小李，敲了一会儿，没人应，小李有些急了，用力再捶，停下来，大声喊道：“喂，陶路，你到底是在不在？”

陶路从梦中惊醒过来，大声说：“谁？”

小李听到了陶路的声音，气不服地说：“好家伙，都几点了，你还要不要上班？还没起床是不是？”

衣衫不整的陶路将门隙开一道缝：“有什么事，小李？”

小李想推门进去，从门缝里看见晋玉玲还焐在床上，笑着轻声说：“就算是老婆来了，你也不能到现在还不去上班吧？”

“我洗一洗，马上就去。”

“你快一点，人家印刷厂八点钟没到，人就来了，就等着你那校样，人家还要赶今天的火车呢。”

晋玉玲坐在床上开始穿衣服，敷衍说：“谁啊，干嘛在门口站着，进来坐坐就是了。”

小李又一次往门里偷看一眼，摆摆手，对陶路说：“我就在这儿等你，你小子快一点，高原这一次可是真火了，一定要我亲自来把你押过去。”

陶路在卫生间里手忙脚乱，他胡乱刷着牙，满口白沫地对门外的小李叫道：“小李，我马上就好。”他仰起脖子漱口，然后捞过毛巾洗脸，洗完脸，往脸上抹珍珠霜，一边抹，一边打量镜子里的自己，随手拿了一把梳子，对镜子梳起头来。头上有一缕头发老是不屈地翘在那儿，刚梳过，又翘了起来。晋玉玲已穿好衣服，站在陶路身后看着他。陶路继续打量镜子里的自己，高声对门外的小李说：“喂，头儿真火了？”

小李正在门口走神，没听见。晋玉玲眼睛睁得挺大，不是很乐意地看陶路打扮，懒洋洋问：“谁火了？”

“我们领导。”

“领导，哪个领导？”

“高原。”

晋玉玲酸溜溜地说：“就那个你想和她睡觉的？”

“你瞎说什么？”

“我瞎说，是我瞎说吗？”陶路害怕这话让门外的小李听见，吓得连连摆手，晋玉玲追在他后面警告说，“这可是你自己招认的。”

陶路和小李走进《计划生育》编辑部，印刷厂的张师傅仿佛见了救星，向陶路迎过来：“哎哟哟，陶同志，你总算来了，你知道，我火车票都买好了。就等你了。你这三校样上，有几处我们实在有

些不明白。”

《计划生育》编辑部的总编高原，正和一位编辑说着话，她三十岁刚出头，衣着时髦，更重要的是有风度，一眼看上去就是位女强人。陶路偷眼看她，正好遇上了她犀利的目光，连忙把眼睛转向别处。他的眼睛溜溜地在办公室转了一圈，又回到高原脸上。高原正在教训那位编辑。陶路对她看了一会儿，侧过头来，傲气十足地看着那位印刷厂来的张师傅：“你们照着三校样改不就行了，有什么不明白的？”

“哎哟，陶同志，你看这儿，你看这儿。”

“这怎么了？”陶路接过校样，粗粗地浏览，“有什么不对的？”

“这，你看这儿。”张师傅指着校样的错误。

“噢，”陶路不当回事地说，“是划错了地方，”他从旁边的一张桌子上拿了一支圆珠笔，在校样上修改，那支圆珠笔写不出来，他又跑到自己的办公桌上去找，找了好一会儿，找不到，“喂，谁借支笔我用用。”

张师傅从上衣口袋上拔了一支钢笔出来：“用我的。”

陶路将校样搁桌上，大大咧咧地修改：“其实就这样，也行，改不改都一样。喂，看好了，就这样。”

“只要你标清楚了，保证就不会出错，”张师傅从包里摸出一包没拆封的香烟，打开，先递了一支给陶路，然后挨个地给办公室里的男人发烟，“不瞒你说了，现在这第一线的年轻人，你不写清楚了，任你是个最简单的错，你就是错到了天上去，也不会替你改过来。你们只要标清楚了，他们敢不改，我照扣他们的奖金。”他说

着，抬起手腕，看了看手表，把校样往包里一塞，笑容可掬地打招呼告辞。临出门，又想起什么似的，特地回过头来，和高原招呼：“高总编，以后多关照。”

高原一怔，毫无表情地点点头，说：“你走好。”

陶路懒洋洋回到自己办公桌前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就这么屁大的一点事，真他妈烦人。”他丝毫也没注意高原已走到了他身后，肆无忌惮地对坐他前面的小李说，“我看头儿那样子，不像发火。你小子吓唬我是不是？”

小李笑着回头，说：“我吓唬你干什么——”一眼瞥见了站陶路身后的高原，把后面的话缩了回去。

陶路继续肆无忌惮地轻声往下说：“我看她今天够花枝招展的，说什么也不像个会生气的样子，你看没看见她身上那套衣服，式样真不错，你信不信，肯定是进口货，不过呢，肯定也不是什么名牌，八成是打包的，跳蚤市场上买了……”

小李的眼睛不敢看陶路，也不敢看站在他身后的高原，忍不住吹了一声口哨。陶路也感到一些异样，回过身，高原板着脸，正对着他冷笑，不由得吓了一大跳。

快到下班的时候，办公室的人开始陆续打算溜，高原终于忍不住，喊住了正准备往外走的陶路：“你等一等，我问你，这几天里，你怎么天天那么迟才来？”

陶路嬉皮笑脸地说：“天天？哪是天天？”

“今天你总迟到了吧？”

“今天那当然。”

“那么昨天怎么样，还有昨天的昨天，还可以再往前数。”

一位同事笑着插嘴：“喂，陶路，老婆这一来，弄得天天都迟到，也太那个了吧。你小子大概是实在饿狠了，你想想，你就在这楼上住着，这上班可是没几步就到了，你老是这么迟到，难怪同志们要瞎想了。”

办公室里一片哄笑，反正快下班了，也没人再干活，都凑了过来，拿陶路开玩笑。住陶路楼下的梁英一本正经地问道：“陶路，昨天夜里，你们又吵架了是不是？”

“没吵架。”

“还没吵架，深更半夜的，乒乒乓乓地把我们都吵醒了。”

陶路还想抵赖，爱开玩笑的同事又在一旁敲起边鼓：“你看看，陶路，说你是饿狠了是不是，深更半夜的，你就是办事，也轻一点呀，好歹也得为同志们想一想，这第二天，大家可都得为社会主义干活，为社会主义加砖添瓦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办公室里笑得更厉害，高原依然板着脸，看了看墙上的壁钟，挥挥手说：“好了好了，时间差不多，该干什么，干什么去。陶路，你待会儿走，我先打个电话，然后有话跟你说。”

同事们锁抽屉的锁抽屉，整理包的整理包，开始有说有笑地往外走。高原拨通了电话，哇哇地和对方说着话：“好，就这样。对，对，不，这不行，我跟你说，不管怎么说，这个月的二十六号，是最后限期。对，就这么定了，我跟你说……”

办公室里就剩下陶路和高原。陶路坐在那东张西望，突然很有

兴致地看高原打电话。高原的电话给人的感觉是马上就快结束，可就是老不结束。陶路的眼光落在高原裙子下面穿着肉色丝袜的腿上，情不自禁地做了个鬼脸。

高原放下电话，向陶路走过来。陶路拎了拎气，做出正襟危坐的样子。高原走到陶路面前，说：“事情是这样，这几天我一直在想，为了把我们的刊物搞得更活跃一些，上次你提的那个建议，我看可以考虑。不过你说的那个名字不好，什么‘人类的起源’，这有些不明不白，主要读者未必喜欢。我看就叫‘人类性爱史话’，怎么样？”

“这名字人家早用过了。”

“那就想一个别的名字，反正我觉得‘人类的起源’，不好。”

“不好，那就换一个吧，”陶路没想到高原把他留下来就是为这事，显得非常轻松，“再找个名字还不容易，喂，每期你能给我多少字？”

“一千字。”

“就一千字？”陶路按捺不住失望。

高原很严肃而且没有任何商量余地又说了一遍：“就一千字。”

高原和陶路一起往外走，她奇怪陶路不是上楼回自己家，而是和她一起下楼。陶路向高原解释自己上街去买些东西。两人一起下楼，高原一边往下走，一边在找挎包里的钥匙。

高原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声：“陶路，你们是不是又吵架了？”

陶路笑着矢口抵赖：“没有，哪能老吵架呢？”

高原笑了，不相信地又问了一句：“真没吵？”

“你看像是吵架的样子吗，”陶路装着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，“不瞒你说了，你知道我上街买什么？我这是去给老婆买卫生巾，又快到日子了，你说说看，我这做丈夫的，够意思吧？”

“这么说，这一阵还不错了，”两个人已到了楼下，各人用钥匙开自己自行车的锁，高原随口说道，“好好地过日子，这最好了，你想想看，从你进了编辑部，你们可真是没太平过，先是你吵着要离婚，后来呢，又是你那老婆，你老婆闹起来，可真够厉害的。”

两个人在大街上骑车，一边骑，一边说。

陶路说：“我当初要离婚，这哪能怨我，我们是包办婚姻，一点感情也没有，我要离婚，是为了自己的人格独立。可你们就知道用保护妇女的权力，来保护她，来吓唬我，你们就知道护着那个明摆着是不讲理的东西，死活要把我们捏在一起过。”

“你当初是不对，上了大学了，就不要农村的未婚妻了，像你这样想当陈世美的，我们当然不能答应。你别忘了，我们刊物是归妇联管。妇联是干什么的，不保护妇女，难道保护你们这些忘恩负义的男人？”

走到一个十字路口，正好遇上红灯，一位戴着红袖章的退休工人向他们用力挥舞手中的小红旗，陶路和高原不得不停下来。

“就算那次我让你们逮住理了，可是后来呢？”陶路一脸的委屈，“后来她和别人乱搞了，给我戴上了绿帽子，还吵着和我离婚，这一次你们总该皇恩浩荡，让我离了吧，我他妈都戴了绿帽子了，你们还不让我们离。”

陶路哇哇哇的声音引起了路人的注意，高原说：“你神经病呀，大街上哇哇哇叫什么？”

“我是他妈戴了绿帽子了嘛！”

“喂，你小声点，行不行。”

绿灯亮了，浩浩荡荡的人流向前涌过去。陶路和高原又像先前那样并排骑着车。陶路还喋喋不休：“我就不明白你们为什么那么怕人离婚。我闹，你们不让离，说是保护妇女儿童，她闹，又不让离，说这是第三者插足，可以调解。反正死活就是要让我们凑乎着过，死活就是不让离。我都戴了绿帽子了，你们——”

“你这人怎么这样，一口一个绿帽子，又不是什么光彩的事，老这么挂在嘴上，有毛病是不是？”

“我是有毛病嘛，我受了刺激了，再说，我是戴了绿帽子了嘛！”

高原已和陶路分了手，一个人在街上骑着车，她回头很匆忙地望了一下，突然拐弯，骑进了一个新村。

高原在上楼，她走到自己家门口，看见一个拎着一大包礼物的男人，正等候在那儿。当她掏出钥匙开门之际，拎礼物的男人凑上来问：“请问，张局长的家是不是在这儿？张局长，劳动局的张局长。”

高原有些不高兴，扫了一眼他手上拎着的礼物，说：“是在这儿，你找他有什么事？”

“没——什么事，”男人结结巴巴地说着，“找张局长也没什么大事。”

高原已把门打开，那男人哈着腰，也不等高原邀请，便往里面

钻。高原脸色很难看地说：“以后你们要是谈什么工作，最好是到局里去找他谈。”

高原的丈夫张文翔闻声从书房开门出来，高原吃惊地说：“你在家？”

张文翔有些尴尬。

那男人也没想到会遇上这种局面，搭讪着说：“张局长，你忙。”

张文翔领着那男人往客厅走。这是一套很宽敞的住房，那男人东张西望，眼睛羡慕得瞪多大。张文翔在沙发上坐了下来，官气十足地说：“有个文件，必须赶快看完，局里面嘛，人太多，没办法，只好躲回家来看。怎么，你来了一会儿了？”

“来了一会，”男人随口接着，又连忙纠正，“噢，不，刚来，刚来。”

“你的事，我在局里面已和你说过了，问题是这样，调令嘛，是已经寄过来了，但是，事情也不是就这么简单。许多事情必须有个说法。你知道，关键是必须有个说法。有些事，合情，合理，但是不一定合法，这你明白不明白？所以，问题在于……”

高原耳朵里忍受着丈夫的高谈阔论，皱着眉头走进厨房。小保姆小丁是个一看就知道有心计的农村姑娘，白白净净有一双很活泼的眼睛，她正在炒菜，生菜倒进油锅，嚓的一声。高原情绪不太好地问：“小丁，今天吃什么？真讨厌，到这时候，还找上门来。”

小丁眼睛翻一翻说：“来找张叔叔的人，就是太多。高阿姨，你饿了吧？”

客厅里全是张文翔的声音。

高原的儿子张焰放学回来，他是一个九岁的很漂亮的小男孩子，站在门外咚咚咚地捶门，高原跑过去开门。张焰把书包往高原怀里一扔，钻进厨房，对小丁大声说：“小丁阿姨，我饿死了。”

客厅里，张文翔还在喋喋不休地说：“这事一定要有个说法，这说法很简单，就是要有个借口。搞人事调动，你知道，一定要有个说法。”

高原走到儿子面前，轻声对他说：“跟你爸爸说，说你饿了，要吃饭了，要不然他烦死了，永远也不会有完。”

小张焰冲着客厅怪声怪气大叫：“爸爸，我饿死了，我要吃饭！”

小丁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，高原也忍不住笑。小张焰又怪声怪气地叫了一遍。客厅里的男人再也坐不住，很尴尬地站了起来，说：“哎哟，时间不早了，张局长，影响你们吃饭了。这是一点小意思——”他把那一大包礼物留了下来。张文翔连忙过去拎起来，追到客厅里：“这不行，我的规矩是从来不收东西。你赶快给我带走。”

“哎呀，这实在是点小意思，张局长你无论如何给个面子。”

“不行，不行，”张文翔十分严肃地要正准备溜的男人站住，“你把东西带走，这不好。”

男人坚决不肯将礼物收回去。

高原走到丈夫面前，一把抓过礼物，往男人怀里一放：“这是犯错误的，你知道不知道，要是不收你的礼，那就是公事公办，如果收了，这就有了开后门的嫌疑。你放心，你的事，张局长会给你放心上的。”

“哎哟哟，叫你这么一说，我实在有些不好意思了，”男人不知